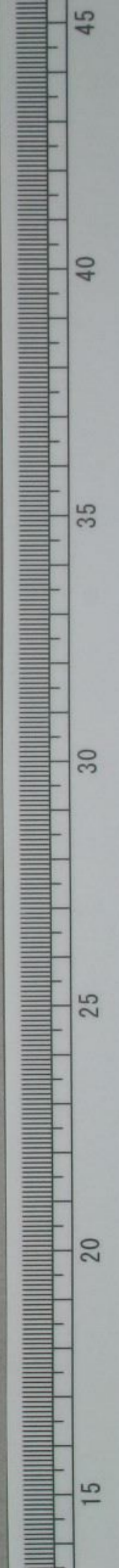




快雪堂法書
坤

P
419
2

遺善文庫
文庫6
1415
2



繪
26
1

文庫6
1415
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4367

映雪堂法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丹青心未奪將玉富貴於家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瓦上南薰殿凌
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
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
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先帝天馬玉

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
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
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
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
窮殊相幹唯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騑
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士二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
常行路人途窮返速俗眼白世上未

有如以貧但看古未盛名下終日坎
壘纏其身

右杜工部丹青引贈曹將軍

元祐戊辰獲觀于才翁之子

及之對紫金浮玉書朱敲



廣平程鉅夫觀

高秋風起玉關西
踏鉄歸來十萬蹄
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間嘶

雍虞集題

第頓首啓表老人所
弃家
節
聖日
明拜

謝憲

大君子誅其情文欽向

晴和起房何如想

思拾已了來日明居

節軍同

彥勉家危早飯不審
肯顧石謹具為不備

葉胡首書

提刑殿院節下



一年復官不知是

自中明或是有司自矜

驟卒告示六亦如亦頃

自明託作一狀子

告調占以同策至

今不見循替文字

不知犯由狀上只言
淮右降一官今已
一年七月十三校告或聞
沒官以招擇日為始則
是五月初招擇告至
潤乃七月也

閏月廿五日寓丹揚

米芾頓首上記

門下僕射相公鈞坐

下執芾比留占雲久

者恐汭沂不及一見昨

略瞻望無得志之容

有夏天下之色退為
四海生靈賀恭惟
相公以天下之英任
天下之重大鈞洪運
轉化密移仁智隨識
孰窺其功正同万物

鼓舞有儻可窺之
捕迹播于山林帶
維弗文尚能形雅成
頌勒之名山苦暑者急
欲捨舟以即日東下
下情磨泐不言而

翁第頓首上記

門下僕射相公鈞坐
第頓首再拜

左丞鈞席恭審

進位度同在已探

候上加賀次晴快恭

惟緣政之暇鈞體
動心萬福謹具狀
陳情不備

芾頓首再拜

左丞鈞席

芾頓首介呈蒙

教審起居康勝

魯公乞米李公必氣
類況 曹子方不

祈而送乎侯而謝

此使子之

帶類首類之

司勳老兄閣下

由翰多忠弔之有免不之會

得披照函刺尔八百方

通以兩府經一旬日為

農師冲元約免却不

皆免詩兩禁遂行者

妻以疾逝少愈到此
失小女而婦屬疾未
換自入京門迎醫至
去耳

明州行未第
第頓首為盼雪思

閱古南園向火團古物
賞不識但怕向晚數
杯三日之病一厨教何從
得此語必誤也恐是
第二人及第朱、彼筆
如命納二枝釀墨入之

乃用者多以此試以此
中匠作之乃右軍自
畫其後筆採採也傾
今日常百釐

芾初之之之之

芾頓首再啓芾啓

在丹徒行衛之西脩
閑堂漾月佳處亭在
其後昭運河之閣水

東別月臺西乃西山
故寶晉齋之西為致
樂軒環居桐柳楮

松百十年以葉植之
今十年皆垂蔭一畝
真一畝之居也四月末
上皇山樵人以異石寄
遂視之八十一穴大如梳
小如指製在淮山一品

之上百夫運致寶晉

桐栢之間五月望甘露
滿石次林木焦葉葉莫

不雨活漚白如玉珠那中
園去至今未止云好上
既不請示不止也

葉振子子子子

朝廷遣詔使未離國
門諸監司縱橫違官
每目兩三輩交馳體
訪按察時迎旁午詔
使未嘗到而郡縣已不
勝授矣未曉此意
朝廷德意民之利病
州私利害恬不恤而

點檢分物簿書是
何同事

收張僧繇天王著
薛稷題圖之為樂
老叟元龜取淨又

收身洛河神園
六朝畫
一枝
珊瑚

三枝朱草出金沙
來自天支印相家
當日蒙恩預名表
愧無五色筆強花

閑邪公家傳

聊城周馳撰

吳興趙益頰書

閑邪公李姓諱秉彝字仲常世家大都通州潞
縣祖以上皆力田至諱瑀字國寶者仕金朝為
懷遠大將軍以癸未歲生公幼而沈毅見人倨
坐輒色變由是眾異焉穎悟好學七歲誦書日
千言十歲能習古篆隸年二十餘謁行省粘合
公即致公掾曹未幾遷都事說粘合曰金亡人
材無所附麗天下初定宜拔其尤者為朝廷用
粘合用其說首聘王先生磨授子弟經於是士

大夫相繼登粘合之門實自公發之叅議王父
統投書粘合請立河南省曰距河以持南北之
勢聚財以結上下之交可以成事公明其邪說
願勿聽既而父統果敗遷負外郎己未

世祖以潛藩伐宋公從渡江將士入鄂州益少
保家爭取金帛公獨收書萬卷以還中原兵火
後人家少藏書至是遠近學者詣公借讀無虛
日父風漸起中統壬戌遷中興等處行省郎中
時渾都罕甫平民艱食公奉

旨賑恤玉門以東全活者無數至元甲子從四
川陝中苦司竹之政奏罷之遷太中大夫佩金
符為彰德宣課運使課取擢尚書戶部侍郎庚

午秋中原蝗公銜

命往捕有不盡心聽以軍法從事公訖事未嘗有所撻切明年京師饑

朝廷用公言發廩又明年魚兒泊饑公亦被命濟其民出為都提舉漕運使御河數千里不半載餉百萬石中臺察廉能奏授陝西按察副

使巡行灌州故有李公堰當三江口遇水漂悍輒壞歲調夫脩兒民以為病公以為築之堅可已患父老以壅遏漲勢則恐為成都害公令投石水中問曰水從石上過耶石下耶皆曰流石上耳督有司三月堰成自是大水至冒堰上行無所壅旱則潴以溉田為至今利丁丑除江州

路揔管屬邑有剽掠者有司以叛告官軍既動
被俘者衆公邀諸津詰無辜千餘人悉縱遣之
黃州叛九江戍卒僅五百北來商旅亦授兵登
陴單弱甚呂師龍新降為招討使擁精騎千百
公使捍禦不聽夜登庠樓遙望小舟順流下邏
獲七人自黃來持叛書期師龍以五月十六日
為內應公即訪其計議陳文彬偕至師龍所諭
以利害師龍與其麾下自誓不知情公曰審尔
何不分兵守城師龍如公言九江遂無警其兄
師夔自江西奉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奴婢
十人為謝力却不受義門陳氏苦縣吏貪酷戕
吏卒公曰非叛也密遣其姒黨夏德叟招撫之

闔族千餘口皆得免選湖州搃管踰年又從常德
德汜江泛溢立堤置以制湍浪民免墊溺官種
柑橘五百株以代民貢歲歉黜同僚議不俟
命開倉救飢者武陵之人立碑以頌遺愛癸未
陞通議兩浙轉運使去民之不便者而課自辦
轉正議除工部尚書居年載復為兩浙轉運使
兼杭州諸色課程及市舶前同知納速剌丁倚
權臣勢奪公職有

旨理筭欲回以誣公卒不得豪髮私羣小罷服
歸道鎮江寓鶴林坊丁亥四月以疾卒年六十
五公自癸丑徙居彰德南薰坊遂葬臨漳子四
人長次棫梓次棣公仕安陽時聘緱山杜先

生英率僚吏講學於思義堂來九江禮其鄉先生袁公枋牟公鎔故崇政殿說書陳公有宗湖州則故端明殿學士陳公存故叅知政事文公及翁皆請以師道主學校使時人矜式公辨問不倦有所自得嘗名齋室曰閑邪或求為吏以東坡穎濱二先生手書奏議三十冊為獻公曰賂可受乎平生不有玩好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我獨有之必有竒禍云贊曰中統至元之初人村衆矣當是時戰勝攻取海內嚮平蓋必有知立國之意者相與弼綸於其間如公可一二數也詩曰質尔人民謹尔侯度今之古人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
亦由今之視昔 悲夫故列

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同日臨此

余北行三十四日秋冬之間而多南
風船窓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

也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已在
人間者有如有日憾有日增
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也極

雅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
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
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携以
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曰
從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

歸与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
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
舟中獨孤名溥明天台人

蘭亭帖當宋末度南時士大夫
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
注之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
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近之
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墨
色肥瘦襍纖之間分毫不可
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

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
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
乃致佳本五字鏡損肥瘦曰
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
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

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子昂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少而識真者益
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展玩何以
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日邳州北題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

便可名世况蘭亭是右軍得意
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遇人耶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曰善雅有定武蘭
亭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藏
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

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
也廿三日將過呂梁泊舟題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
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
書蘭亭是已退筆曰其勢而

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
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
用工蓋結字回時相傳用筆千
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

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
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
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
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闈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

監察御史自都下未酌酒于驛亭
人以帑素求書于景遠者甚衆而
乞余書者至集殊不可當急登舟
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
重展此卷曰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
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
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
蘭亭面欲換以骨無金丹
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
麤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
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
一見便當了然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
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如
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
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三日泊
舟席陂待放閘書

